
四庫全書
集部

西隱集卷八

明　宋訥　撰

文

祭東崖處士霍元方文

嗚呼元方天既付君以才高識遠之資又付君以神清氣和之秀胡不畀君以贊襄文翰之責又不假君以耆耋期耄之壽因君之逝欲問天而不可究也嗚呼哀哉惟

君慷慨倜儻風流温厚形魁偉而以健貌古怪而不陋
出凡之姿見稱于幼甫冠於學存苗去莠歌遠遊於四
方擴胷懷於宇宙越南燕北江左淮右探禹穴歴鍾阜
泛彭蠡之洪深閱雲夢之八九峰巒以壯夫持立之操
波瀾以潤夫餘酣之漱縱目開心滌瑕蕩垢萬里歸來
益以持守事親盡夫甘旨教子聞夫俎豆栖遲乎大伾
山足優游乎淇河渡口幽徑竹封小亭茅覆清談鷺座
濁醪在卣賔客忘形公侯握手歌詠以暢其情性酬酢

以寫其抱負詩酒自娱外物何有逮夫遭板蕩於中原
全妻子於亂後遠還桑梓近守重構蓬窓苔砌蓽門圭
竇有婦紡績有兒畊耨佳卉植于東崖怪石列于北牖
莎汀養鴨盆池種藕几席多衣冠之士杯盤半田園之
叟拄笏卧看乎西山攜杖行吟乎南畝以樂天而知命
綏清福於悠久豈期遘疾終天弗救俯骨肉之歸窀穸
者既不可留矣仰文章之燦星斗者又豈易朽哉嗚呼
元方惟我與君從游非偶總角之好通家之舊道未嘗

始合而終暌志不在彈冠而結綬秋月對茅亭之竹夜雨剪春畦之韭接引乎詩書之朋尋訪乎山林之友貯風月於一襟漬烟霞於兩袖嘗嗅菊而紉蘭時傍花而隨栁嗚呼元方昔我來思與君連榻今我來思弔君在柩不羈之材邁往之氣造道之樂盖曲之肘一朝已矣不復覩矣將奚憾矣又誰咎矣庶精英之不昧起九原而回首聽我哀文歆兹醑酒嗚呼哀哉

陽城縣白龍潭禱雨文代李知縣作

一六之精兹澤所鍾蓄而為深源為清淵湛于巘山散而為甘霖為膏澤沛乎太空者以其蟠時出時入之神龍倏而為蛇忽而為兎何變化之無窮散風雲於莫測鼔雷霆以無踪累禱而輙應屢現而不同又何非靈跡之與神功自侯爵而王爵膺歷代之加封維大明之御天表以神而益崇奈何自冬徂春妖魃肆凶風恒而陽愆水涸而山童二麥未蘇百榖未種無所控訴殘疾疲癃夫神之所以為神以其至直而至正至明而至聰則

夫濟人利物之澤宜隨時而變通神不顧民民思去矣後日之修祀事者牲醪將誰與之薦黍稷將誰為之供哉神又能獨血食于兹土享典禮之蕭隆牧守有過宜責之牧農民無罪何灾于農神其挾波濤之湧昂頭角之雄溥三日之霖荅萬民之望俾物阜而年豐不然是神能靈於前代不能靈於今日恐有負聖天子崇神于祀典之中也載省其躬載肅其容苾芬馨香來禱神宫神惻我心報禮維崇

祭李子西提舉文

嗟夫子西學足以裨益斯文而不得推其所造志有以澄清天下而不得展其所抱豈天之降材固有大小人之禀賦亦有壽夭耶嗟夫子西剛不可挫正不可撓幼失游於方外長竟歸於正道摩空之翮過横秋之雕鶚不羈之材邁騰雲之騕褭騷壇對乎屈宋詩壘敵乎謝鮑用筆則李蔡之篆隸執法則鍾王之真草胷錦繡而量有涵濡文山林而氣不枯槁作賦也擲金聲之可聞

暢飲也忘玉山之自倒冠浙右之時俊膺皇明之聘名職征商於滑邑著考成之功效此中原之交友恨相逢之不早何去路之長逝殞厥身於冥杳不可復見者君之筆陣尚可傳録者君之吟稿人孰無死君為可悼其英靈之氣將鍾而為黄琮為蒼璧為奇珍為至寶歟抑將化而為慶雲為景星為祥麟為鳳鳥歟其忠義之魂將隨萬鬼鬱悒於九泉歟抑隨羣仙徜徉於三島歟將為詩仙神交於多士歟抑為酒仙神遊於八表歟嗟夫

子西故鄉之關山路遠高堂之父母年老二十之孀婦衰絰半載之嬰兒襁褓失平步之青雲舉南歸之丹旐此吾徒所以皆慟哭而仰問於穹昊也歌楚些以招魂薦哀誠於蘋藻精英如在來受我弔

應制譔僧官勑文

左善世

謂佛為心經在心外謂經勸善善在心中心之善無時不存心之佛無地不在矣彼擲錫飛空對石談理者又

何益於心與善也睠茲沙門之衆而立僧錄之司具官某學備三乘行嚴一戒入定而緇衣炫色講經而天雨寶花釋子推尊授以善世勸善者羣經之本為善者諸佛之心以覺一切之智以善一世之俗庶幾佛教有因朝典加重尚思爾守毋替訓辭

右善世

面壁於少林寺中說法於祇園樹下素修淨業玄術妙通馳芳記大乘之禪流譽著高僧之傳久居清淨能無

剸裁具官某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靜守乎空門之月安栖乎丈室之雲考其藝能可以善世乃授僧録之長以為釋氏之宗尚期行道而道無不行善世而世無不善往欽乃職勿失於惑

左闡教

讀西方貝葉之書入上方松軒之定雲烟情性清淨法門久悟禪機深窮佛教潔已非洗鉢之水修心多焚㽞之香與世無營與時踈俗具官某過溪嘯虎杯渡知名

戒行既嚴一滅垢累是陞闡教之職莫匪講經之功尚當細論空門緣分因果俾佛法重明於世使僧徒不染於塵人以之而善根生教以之而惡障滅朕志惟是爾儀圖之

右闡教

入定于大千界裏談經于不二門中解脫為空清虛成性久留心於佛教獨潛跡於禪床去就一之是非不染具官某居山禪伯對月詩宗抱不隨之慈悲樂無塵之

清淨乃命闡教之職用副僧録之司尚宜深究佛書詳窮禪教條分本末縷析始終俾諸僧皆悟靜中之禪而無教外之失往欽予訓宜懋爾功

左講經

經中知人我之相教外忘大小之乘豈古剎之沙門寔東林之德士學高諸剎名重一時具官某養性得宜誦經不倦持身有戒臨事慎為是用職爾僧官以副朝典往化釋子無怠講經尚以佛之覺覺人以師之業業已

罔俾釋氏有違憲章庶不負朕設官之初意也汝其勉之

右講經

論真如之學非杯渡錫飛而已惟窮佛書而有得考禪教而知原是曰高僧有助淨業具官某悟空丈室說法叢林對海月而明心隨洞雲而見性爰用真覺之士授以講經之官爾其詳解禪機細談妙旨俾釋子蘊藏法髓培植善根不為禪外之人而受戒中之福汝往加勉

時惟欽哉

左覺義

佛書有義其孰覺之非最上乘者不能也覺義於一已者力淺覺義於衆生者功深釋子既繁非官莫制職以覺義爰副僧官具官某智德可尊久修淨業論禪伯則唐之齊己論詩豪則宋之惠崇縕經遠之沈謀宣適時之妙用是宜擢爾茲職覺義於人欽斯勉斯惟僧是化

右覺義

道之在佛者惟覺法之在經者惟義以覺悟人以義行事覺義之道其在於斯舍義而不覺於人忘義而徒覺於已大非覺義之術也出家者衆覺義者少乃立僧録覺義官名具官某有年靜坐終日談空虛心無累真覺多知乃授以官佐治釋子臨事而惟義是主說法而惟義是宣以此覺人人孰不悟莫泥佛教有負朝章

應制撰道官勑文

左正一

道不可名而能從道庶於道學得正一焉非久於從道為事者何能見推於時也具官某僻居靈境真一得傳遠世務之紛華守物外之清淨慮世周遍鍊事老成用擢正一之官以掌道徒之教務要詳推所學不阿不偏普化道流咸知大戒則於學道亦有光輝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右正一

教有正一之名官有正一之職非素登真者不能膺是

任也具官某齋以潔已法以鍊形有守有為不凡不俗久居清淨之教深得裁制之宜選衆見推乃授是位宜悉心力以化道侶務使學道之徒咸能歸一而無道外之失則予一人汝嘉

左至靈

惟道有靈惟靈有至至靈之道遠近可通事本於道書名稱於官職具官某身心順理踪跡遠塵久著名於三洞道科方膺選於一時公議尚期推學於已施化於人

俾無出道之迷以著守道之效則於掌教之職亦有輝焉爾其勉之勿替厥服

右至靈

至道之靈於天下也非一日矣太一之靈何異於真一之靈焉學道者能盡至一之心則知至靈之理取以命官厥有由焉具官某清淨為師太和為友保身有自然之戒處事多不惑之方遠訪近推爰命是職尤宜審厥道侶各進所學無為長往之謀篤守至靈之教用率其

職時惟懋哉

左演法

法出於道修道而爲皆法也蘊於已者本諸道經教於人者施諸道衆蓄而不演則學道者曷由而知也具官某神清目朗四氣和平探道之玄精道之賾踐履皆從於道言論盡合於法擢以演法之職必能推法於時爾尚原太上之經發黄庭之奥章明句解縷析條分無負厥官有光斯道益思奮勵以待異恩

右演法

經貯琅函法開洞府須明真一之本仍推太上之原豈
徒槁木其形而已也具官某名在丹室學得黄庭淵乎
從道之心確乎吞氣之習官擢演法功在談玄宜講論
以加勤莫清淨而忘道爾尚啟迪後學追配前人無曠
厥職悉推其法庶不負朝廷設官之意而學道者亦預
有榮焉尚體眷懷豈煩多訓

左玄義

道經有義玄而又玄學道無端妙而又妙庶於道義不昧厥旨具官某野服黄冠仙風道骨詩無入俗之句囊有化金之方擢膺玄義之官何愧道録之掌尚期真登紫府理徹琅函俾太上之教咸造精微則朝廷之選不為曠設往助爾長其尚懋哉

右玄義

道必有義義必尚玄況大道之難名而斯義之攸在或學諸道侶或載諸道經而玄之之功不可闕也具官某

登真受籙發祕求原名冠九流妙通三昧是宜擢居玄
義之職以副道籙之司尚期推爾所能開人未及以化
天下之道以窮太上之經豈惟有補於羨門之言抑亦
有光於朝廷之典汝往欽哉尚思稱職

西隱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隱集卷九

明 宋訥 撰

銘

正己亭銘

惟皇明克享天心永清四海首詔天下興學以六藝為教射為一藝也凡學立圃師帥弟子員以習之濬縣圃立學宮之右其抗侯發矢之地悉合于制洪武戊午春

四明方侯叔通來知縣事建亭于圃不華不陋為觀射勉勵之所且禦風雨焉為師為弟子者嘉侯之德有益於教也佽決拾調弓矢以時入習勤而不怠侯亦喜之其如古人序賓以賢而且不侮者可得而見焉一日馳書請予扁其亭以銘之予嘗因射而有考書曰侯以明之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禮曰射者仁之道也古人於射重而不輕如此者以射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觀德可以為國則為弟子者豈容不習哉聖天子舉久

墜之典以教天下士生斯時何其幸也遂不讓乎射義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矣扁其亭曰正己又因為之銘銘曰聖人制禮中正而止養志游神從容循理惟射為藝殆匪他技可以觀德可以知恥審度在此取中在彼臨之勿墮立之勿倚儼然其容端然其視確然其心凜然其履內外靜專庶謂正己審固不妄可以發矢兢兢業業慎終如始既中勿驕未中勿悳持敬習久功成昌已以蕃王國以佐

天子無忘侯德勗哉造士

清豐縣學彝訓堂銘并序

三代風俗厚人材美以有家塾黨庠之教況國有學乎後世郡邑視一家一黨其教宜何如哉清豐舊有廟學煨燼于兵皇上建極之初天下郡縣承制以立學官佐其教者訓導是設咸給祿為養弟子員亦有差等又立部使者稽考之法以伸賞罰其學六藝學武學律為一代典莅是縣者往往簿書期會為先務視學校未暇也

臨安金侯子肅來知縣事嘆廟學卑陋改作新之有殿有廡有堂有齋宏麗甲乎鄰邑侯為記既刻諸石惟講授之堂名曰彝訓遣邑士竇潛持書請銘于訥訥惟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書之內皆天理民彝自然物則之所在不可一日而不學也捨此又奚學哉侯名堂於學取九疇之言蓋有志於以吾君為皇極之君以吾民為皇極之民俾風俗人材無愧於三代學校

之教而後已凡登兹堂者貴乎踐彛訓之實不以記誦剽掠為功而貴乎以窮理修身為要以近天子之光此又侯有望於清豐之士云銘曰嗚呼九疇皇極中分上天錫禹洛書呈文箕子傅周敷言始陳妙矣敷言萬世是尊曰彛伊何在物在人在物在人常理曷泯曰訓伊何維師維君維師維君大訓孰湮彛訓名堂明道修身以立大本以序彛倫孝以訓子忠以訓臣降衷不昧天理常循道德光華庶幾可親維皇建極歛福錫民維皇作極感化

無垠惟民保極五福重臻奥闡宏綱淺學莫闚敢曰作
銘以偽亂真俟惟搢紳志在經綸書事貞石永播英芬
登堂勵學訓告諄諄繼侯來者毋怠咨詢

西隱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隱集卷十

明 宋訥 撰

雜文

愚直生説

愚也直為古民三疾之一乃聖人傷俗益衰之語也知大名府事孔侯中夫以守直以謙自號愚直生公過告予乃為廣其義焉夫愚自有差等顔子之愚如愚也聖

人既以不愚明之甯武子之愚沈晦免患於衛亦非真愚矣高柴之愚知不足而厚有餘佞之知非不明識非不遠以不愚為愚又非不移之愚也又非哲人之愚也豈非愚有差等乎以佞之愚愚而佞愚而邪愚而詐皆非愚之美德也今也愚而直又何害道哉嗟夫人之生也直直也人之所以生之理也不直則去其所以為人矣故順理為直直其此心天理之公而無私曲者也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非直也曲力以隨人曲心以受

辱非直也曲於民違道而干譽曲於官上諂而下瀆非直也以至曲於言曲於行曲於動曲於静曲於愛憎曲於增損直又何在焉雖然直者德之一端聖人告樊遲以舉直與史魚以直哉又與三代之民以直道則直非不美也但天下悦佞而惡直者常有也書載九德曰直而温詩美申伯之德曰柔惠且直必如是而後全中和之德又安有暗昧不明徑行自遂之病也若侯之直以直諫於君以直益於友以直平其政以直守其身一順

天理之公而後此心為直臣為直友為直諫為直政一順於天而不愧爾但專務為直不失之偏則失之過矣於用直之際更思其當理而施焉不愚已惟不可曲法以殉之

故澤州陽城縣簿方君誄 并序

洪武五年三月三日將仕佐郎澤州陽城縣主簿方君卒于官爰用是月五日殯于縣之僧寺某月某日幼嗣福童扶柩歸婺源卜以某月某日葬龍溪原上附于考

之墓前知縣事李侯文輝與君同見選于朝廷其臨政之日同也李侯寛而尚正嚴而尚恕君事以凡禮其相得也若此惟職居佐在縣日少侯待之加厚卧病數月侯問病視藥有期不少怠既卒哭之過哀聞者罔不泣其喪具竭誠以給靡失毫髮凡弔奠皆以禮接之執紼于殯賵賻于歸又皆不尚喪之文而尚喪之實焉故其哀與禮有足感動人者觀者謂古人同僚之契今日見之世不多見也殯三日李侯來謂予曰簿之死我不敢

求其知我之敢必者哀簿不忘焉先生盍為我賜文而誄之俾其嗣福童歸而刻石于墓以泄其哀可乎某乃復於侯曰訥識簿有日簿之賢非侯不明侯之賢因簿而益見矣為誄矧可辭方君名渭字彦清云誄曰

顯允方叔中興周宣元老福澤于祀綿綿何世有延靡耀于前千生在唐漁釣志堅棲蹤鑑湖名并詩傳唐季芳裔萃諸莆田璬在五代長史于泉卓卓謹言節譽赫然諫議遺芳以道保全懿彼崧卿安分有年惟書斯抄

清俸半捐桐廬達源驄馬翩翩三子名時文采相聯南渡衣冠婺源産賢以璉以瑚斯璧斯瑄婺源幾葉寔有君子名譽三語贊畫一紀君子有子遠紹前美失怙失恃克孝克嗣妙齡自立見賢斯企勵以儒行勤以文史書尚楷法詩工唐體皇明御天際時登仕貳縣陽城有美容止咸謂仇覽鸞栖棘枳廉以是持禮以是履出民巖穴俾樂田里率民租賦無費遐邇役民土木工不廢弛崇文尊賢一其終始善則歸令過則歸已移權長平

邑受多祉三載功就遘疾不起七歲幼嗣主喪何事惟令之賢竭誠喪禮有痛如疾有淚如水若殯若歸惟令是倚奔弔執紼闐闠溢市行道觀感斯際孰比令曰爾簿予哀曷已乃請於訥為君作誄材匪椽筆敘君生死嗚呼哀哉君之不淑宜歸蒼昊材副其名志沮其抱三十四年壽則為夭秩列八品官則為少嗣未十齡逝則為蚤九原已矣孰為再造嗚呼哀哉丈夫葢棺全歸斯保壽夭死生莫非恒道良辰不偶是用哀悼爰告幽明

以德是表後日有徵誄文可考

西隱集卷十

西隱集附録

明 宋訥 撰

初名勅符

朕君天下十有三年矣意野無遺賢雖夙夜孜孜以求賢賢何弗至今四輔官杜斆抱忠為國舉所知宋訥才堪任用符到之日有司禮送赴京以稱朕意焉

授文淵閣大學士制諭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奈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盛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為斯所艱然昔望於磻溪亦老而已猶有作飛之兆而乃興周八百爾宋訥年雖高邁特授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宜往欽哉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問疾勅諭

人之生也其罔極之恩在於父母其或有疾而醫之可

而不可者而有神焉何哉葢志人率性履道而不迂以誠而輔政故神相之卿秉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故

勅洪武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授國子監祭酒制諭

太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貴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

司業博士助教皆有隷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凈廚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況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

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焉爾宋訥今特授爾為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令之意欽哉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白雲茅屋賦

左春坊左贊善雲陽劉三吾撰

大名滑邑周豕韋故墟漢之東郡唐之義成軍也西南三里即鄒子提宣房宮在焉北去大伾半舍餘西北距

善化三山五十里又西距太行四十里許至淇泉今成
均祭酒宋先生仲敏先尊大參忠肅公嘗構西亭瓠子
堤上題以西隱仲敏更築草堂其間號曰白雲茅屋國
朝徵詰公車歷官瓊署掌教上庠六館諸生多所造就
皇上益深眷注不容以懸車之年辭僕備員春坊謬蒙
推重謂其楚産能楚聲也屬賦其所謂白雲茅屋為之
賦曰白雲之雲茅屋之屋吾睇其胹石起經簷宿靄林
霏度窓曲因風曳曳之來和日蒸蒸之熯隨椽疊疊之

鋪代瓦層層之簇爰乘冬隙之休工宣侯來春之播穀
不炊而暖散晴烟不雨而潤為純束任滿地而誰其與
歸從養真而自覺不俗匪河陽而望入親舍之思匪瀼
西而吉叶杜陵之卜此滑城隐君子之所為得兼二者
之清致而克顯先世之忠肅也且夫烟霞栖遲隱者之
所甘心而胡獨愛白雲之卷舒厦屋㨿㨾人情之所同
欲而胡獨愛茅宇之蕭踈得徽以不堪持贈而僅足吾
人之自娛也與又徽以所取索綯而可還結繩之古初

也與不然以其深可為家而致詩客之停車輿在歸赴而為文翁之剖符與噫是皆未會其趣之深而徒得其跡之粗者也南臨瓠子之堤北距太行之山宣房黎陽之覽乎其形勝淇水泉源之聞乎其潺湲河流於此乎噴薄林阜於此乎回環宜雲氣之所從出而仕者之所以投閑也觀其原本天漢結在山川度溪縹緲從龍宛延或散或聚或斷或連横亘山腰白虹卧地孤飛空際玉馬行天細縈絲絲之縷輕騰薄薄之綿當西亭之所

在每欲去而仍旋始出岫而何心終抱石以如眠念忠肅之在日常供悅於目前既與為霖而濟旱復隨還山而引年慨前修而已矣尚白雲其依然則有令子象賢肯構是事謂雲雖無心而隱則先志屋不于雲締刱何義雲而不屋飄散無際乃不剞劂因山之材乃不埏埴于茅之易重重束縛之加密密塗泥之堅多無八九之間寬容數畝之地甕牖前頭之開繩樞大樸之製捲簾而素練斜拖挂笏而爽氣隨至香馥馥兮博山水沈白

紛紛兮垣墻薜荔都迷松徑何許鶴聲不見竹籬唯聞犬吠於是遠謝世氛淨掃塵踪我讀我易我樂我窮河圖洛書究極點點點之數天根月窟往來六六之宫窓前有點檢之篇門外從𩌏䨏之封此則山人所樂在白雲茅屋之中心倦而休意行所在或采芝朮或尋蘭佩横遮谷口疑蒸雨後之晴嵐濃抹山椒驚失曉來之翠黛到窮處而水源可探看起時而詩情與會此則山人所樂在白雲茅屋之外方其未葺是雲屋也盛年科第故家

文獻出宰百里郎星朗現心融潘岳之春花滿河陽之縣喜招隱之賦成諧遂初之始願及其既葺是雲屋也養浩林泉放情丘壑結社漁樵訂盟猿鶴已甘分於退休諒何心於好爵胡東帛之見徵違夙昔之素約乃登金門乃覲我皇乃承渙渥乃官上庠孔庭兩丁資爾代祭生徒六館資爾紀綱雖引年之屢慨豈聖眷之能忘回首白雲幸蒼狗之未變驚心茅屋恐蒼苔之易荒至是則向之白雲今且出而從九重之飛龍矣向之茅屋

今且廓而為多士之棟梁矣念雲屋之久别渺山河之相望皇心見憫予告還鄉則顧于爾白雲以之為卧榻于爾茅屋居之為墨莊邀四老於橘中會耆英於雒陽詢往事於鈫子訪遺迹於宣房以此晚境際此時康還得專此西亭故隱之白雲占此秋風不拔之草堂斯聖主優容之賜老臣暮景之光走也不敏遂書此賦下以寫徵君歸隱之兆上以效天保歸美之章

同前

蜀府左長史前進士長沙陳南賓撰

國子先生遊乎太素之天沐乎土階之化醉周孔之六經窮羲文之八卦飄揚於霄漢之間笑談於閭閻之下托茅屋之白雲寄幽情於圖畫諸生有問於國子先生曰斯圖之作美則美矣而白雲茅屋先生何以知其趣哉先生翹出乎儒林馳騖乎藝圃領袖斯文重瞳屢顧六堂之弦誦相聞壁水之文瀾環注指青雲以為梯蹬諸生之先路當泰運之宏開方拔茅而連茹彼茅屋之

白雲先生何為而知其趣哉若予者則真知之請言其故予也生乎山林翺乎巖谷鴛鴦不殖於陶鈞豐材不鳩於良木苦風雨之震凌念妻孥之顰蹙晝爾于茅西山之麓帶夜月以索綯趁朝陽而乘屋覆惟止於三重費乃踰於千束分薄霧之輕輕弄清風之㪣㪣審容膝之易安庶怡情而自足草廬不慕於南陽草亭不誇於西蜀坐無臯比之擁門無車馬之簇惟山上之白雲每無心而相逐迷皓鶴以來歸伴晴簷以栖宿厭芰荷之

易哀兮將被之而爲裳鄙錦綉之過度兮將組之而爲
縠柴扉曉闢湧銀浪以西來竹牖秋開恍玉龍之下燭
未寒而雪片平鋪未春而楊花亂撲吾甞高卧其間藉
以裀褥元氣浹乎肌膚祥光散乎心目庶幾爲貧賤之
交無榮而無辱也先生其知之乎先生仰而嘆曰勞於
身者未必得於心爲其事者未必知其意常俯仰於兩
間付今古於一喟吾心淡焉結白雲之綢繆吾身安焉
專茅屋之幽邃故雖純潔其行而有傳巖霖雨之心儉

樸其居而有杜陵萬間之志此所以寓意於斯而豈予之所企乎生乃恍然如失悠然而悟走山中之顛汎秋空之露屐白雲而書之遂以為先生之賦

右白雲茅屋賦先曽祖洪武中為國子祭酒宋公作成化癸巳春予承乏來典華亭教謁玉堂學士錢先生因出示宋公所著西隠文藳拜觀之餘敬録斯賦以附于後曽孫章謹識

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宋先生墓誌銘

翰林學士劉三吾撰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弔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疾在苫次不得跣以請茲將歸窆滑之永寧阡惟翰林兄長吾于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來時會先生于春坊先生曰得毋與劉長吾為昆弟耶不然何面貌之似也相與感嘆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纔兩歸江南爾在監舍法以同時為昆

弟以㬎弟弟相知為世契則走于先生忍銘忍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緜䖍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諡忠肅諱崇禄其父忠肅在元時敭歴

中外四十餘年五持憲節逮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燾
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
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
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乃被褐
懷寶以自韜晦皇明受祚徵諸公車於名見次有言動
聽洪武之十三年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擊蒙
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勑文畀僧道録
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成雅稱上意超授翰林

學士奉議大夫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
拾㑹建大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
往選愞師生相奸教尼不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
列大夫以釐正前弊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
擬之感惟眷遇所以提絜鏟磢不遺餘力師道既立皇
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頭
魁選更在太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上遣中使致諭其
略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

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天章下賁光輝儒紳恒謂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煞終老之以其子麟主望江簿特勅名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賞賚者曠典之舉昉自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及是疾革麟等托諸監官懇請其還屬聲

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至是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絶焉二月之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袠之年當易簀之際而風雲為氣不少衰丁社兩祀始終齋戒是持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此哉可謂真大丈夫矣最其平生所裒集先世碑銘傳曰紀德録一集所自著述曰西隱集又十七卷既號西隱復別號所居別業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詩若

文讀一二過輙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二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礽祖即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恕慧懋女孫四所適其人長郭謹次陳惟新次李均一在室曽孫男女各二皆幼臨發柩時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于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曰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遭時雍身逢堯舜接夔龍代言文

淵掌辟廱感惟皇上倚注隆垂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槩氷霜容教行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綉胷蔚為海内諸儒宗譽髦多士振文風棟梁我道伊誰功夫何一疾遂罹凶至尊為之惻淵衷命醫與祭恩禮豐年登八十善考終歸窆祖塋得幽宮銘阡者誰青藜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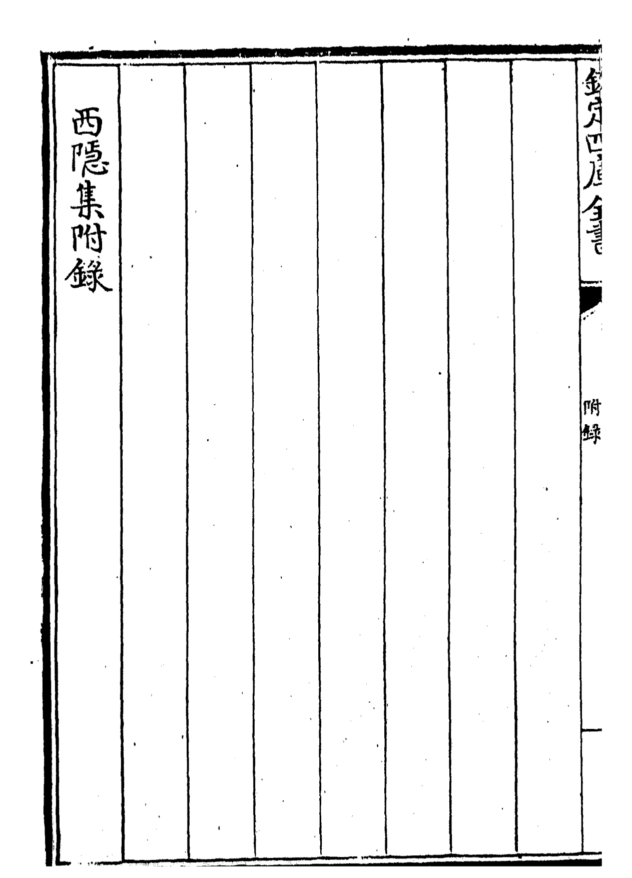
重修白雲茅屋記

前進士知滑縣事上黨復庵任環譔

雲屋在滑臺之南堤祭酒宋先生所居之別墅也先生之歷履行業具在史冊屋久成墟不可復識正統年司土者禱雨于此有徵因為龍祠今亦傾圮惟斷碑存焉嘉靖庚戌夏仁和張公來守魏郡重道愛民為畿輔先時先生之后有以興復雲屋請于公適環來令滑公謂環曰興廢令之事爾且儒先之跡與建祠者之意均不可廢也子盍圖之環受命乃鳩工聚材卜日而並營焉方畝中分周垣以繚西建雲屋東作龍祠外各為門中各

為堂四楹左右有軒各如其堂之數扁其祠仍舊軒曰思需曰作霖雲屋之扁曰文恪草堂軒曰卧雲曰棲霞始于是年九月己酉日于十二月日告成暇日與客登是祠仰瞻霄漢俯瞰碧潭翛翛乎有凌雲駕空騰百川而潤九野之意及登草堂但覺地迥天高風清日白前輩典刑儼或如見則又有懷古私淑滌蕩塵襟而實獲我心者焉嗚呼士君子之于世出處何常惟義之歸是故其息也不可無所養其出也不可無所為斯二者皆

取諸衷不假諸外然亦必有感而後動如此祠此堂是
也后之登臨此地者其無忘所以景行自淑之心哉又
告于宋氏子孫之業儒者曰爾其克念爾祖紹于前休
由憂違之操而思龍德之庥俾進為名臣退為善儔是
不負今日之意而此地為不朽矣苟徒視為觀美而有
司者又因為宴會之止則斯役也悖道焉爾殃民焉爾
豈徒虛太守公之盛心而秉筆者甚不樂聞有此也



西隱集附錄

西隱集後序

予僭析滑符蒞止越禩民詥予衷而予得間于民聽也乃徃據獻哲考羅舊章則祭酒西隱宋先生其彰彰較著者也爰諏其家藏得一筴焉予睇之蓋載輯于上海張君趨教滑時所手録而滑先達王先生崇之令上海從其後得之正諸學士錢先生序而刻于其邑者也滑故蘄有之即兹筴中歷久多爛斷漶漫幾不可觸手接睫索其副無有矣大悚息此邦文獻雖先逺自他有耀

而桑梓尠見可乎哉可乎哉惟時憲節顧明府公篤文嗜古討幽彰教予持而上之惠徽弁首教言遂趣工複鏤用弘布焉粤惟兹滑分躔東壁輝應圖書古稱美秀而文多君子地也負嚇挾河前記美之葢磅礴欝積而西隠鍾焉則其發為文章豈淺鮮哉且其遭遘明興賢達聖合師表宗邑紬闡國華一代人文藉閦毖焉夫彼談天炙轂雕龍篆𧕚艶精棘刺之造猴鑿工削圭之成葉猶爾褋然災木簧鼓聾瞶後世有述焉矧此曦光曙

曜啓因晤于衆明霆震春轟鼓行揚于羣蟄應昌明于王國範埏埴于蒸髦赫赫焞焞烈烈訇訇誠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者乎寄之無瑕而昭之无極豈不偉哉蓋鈞廣英咸紀縵輝娟固非靡靡下里爭耀爝光爾也冠綏佩璲之中而有甘石摯野者出必能象而書之聆而寫之用輝煌于道化振響于身名豈曰小補之哉豈曰小補之哉刻成恐其蕪沒系數語以申究其意博觀君子或有取焉若乃實歷榮遇功熙文美則昔

錢太史王柱史及今顧憲府之述備矣又何贅焉萬歷戊寅孟夏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滑縣事東萊劉師魯書于忠節齋